

論 評 立 獨

號 五 七 一 第 至 號 一 五 一 第

錄 目

第 10 章 数据库系统概论

獨立評論第一五一號至第一七五號目錄

第一五一號

又大一歲了

教孩子的方法：壽獨立三週年

科學化的建設

國粹與西洋文化

新和舊

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關於孟母

學獨術立工作與留學考試

怎樣劃定一個都市的內地

地震蹟記

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

廣州青年的呻吟

編輯後記

第一五二號

再論國民人格

貫台黃河堵口成功以後

胡適

陳之邁

丁文江

陶孟和

沈從文

陳衡哲

知堂

吳有訓

吳景超

翁文灝

胡道維

容肇祖

適之

張熙若

張仲伊

蘇俄旅行記（十五）

論讀別字

文法科在今日中國的地位

編輯後記

第一五三號

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

文化單位論

關於暹羅排華問題

提倡耕種合作之必要

論留學考試

編輯後記

第一五四號

一無不納悶，都有此傷心」

中國勞工問題在那裏（一）

思想界的一個大弱點

略答陶希聖先生

心理健康與民族的活力

丁文江

了一

池世英

適之

胡適

壽生

張忠絳

符致遠

王炳

適之

胡適

黃開祿

陶希聖

胡適

陳衡哲

沙漠裏的喊聲

編輯後記

長孫密雲

適之

兒童與青年的修養

論提倡國貨

林伯邁譯

王孟恕

第一五五號

沉默的忍受

做事與興趣

胡適

陶孟和

第一五八號

中國勞工問題在那裏(二)

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

暹羅華僑所望於政府與國人者

定縣歸來

編輯後記

黃開祿

吳景超

張致

龐永福

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

合併國立大學芻議

整頓內政之必要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第一五六號

美國復興計劃失效的背景和意義

論貴州鴉片禁吸不禁種之謬

自信力與誇大狂

蘇俄旅行記(十六)

中國勞工問題在那裏(三)

編輯後記

陳之邁

壽生

梁實秋

丁文江

黃開祿

適之

介紹兩種青年的讀品

編輯後記

第一五九號

復古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

反躬自問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續)

新刑法二二九條之實施

「希臘擬曲」(書評)

編輯後記

衡哲

編者

陳衡哲

之邁

君澤

紀清漪

羅念生

編者

第一五七號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

醫生石護的職業與道德的勇氣

衡哲

孟真

第一六〇號

國格與人格

叔永

論自信力的根據

潘光旦

論農村工業

鄭林莊

全盤西化的辯護

陳序經

答陳序經先生

胡適

關於兒童問題的兩封來信

(一)補充陳衡哲先生的一點意見

王樂東

(二)不忍想象的兒童人間地獄

王一天

自由的方法(書評)

吳景超

編輯後記

編者

第一六一號

整頓內政的途徑

翁文灝

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

張熙若

自信力的根據

吳景超

關於女子教育的幾句話

衡哲

關於大學合理化的討論

(一)高等教育到底不合理到什麼程度?

張孟休

(二)大學地點的分配和合併問題

朱懋炎

編輯後記

編者

第一六二號

政制改革的必要

陳之邁

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

錢端升

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

吳景超

平綏路旅行小記

胡適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六三號

政制改革的大路

胡適

開明運動與文化

鄭昕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丁文江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另一頁及其教訓

胡適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

少幹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六四號

當前的三個問題

君衡

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

君達

一夕雜感

傅孟真

南遊雜憶 (四)廣西的印象

胡適

政制問題的討論

顧人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六五號

矛盾的歐洲（上）

耕者何時有其田？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

論「不通」

民主政治的根本（書評）

編輯後記

第一六六號

再論政制改革

矛盾的歐洲（下）

留學與求學

讀禁書

談黃河

編輯後記

第一六七號

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

中國地理的鳥瞰

國家應該頒布一部文法

論災

管束

編輯後記

蔣廷黻

吳景超

周先庚

了一

之邁

編者

陳之邁

蔣廷黻

葉公超

知堂

張仲伊

編者

君達

張其昀

了一

董時進

壽生

編者

第一六八號

美國白銀政策之回顧與前瞻

大學應分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

楊天驥案與國民黨

關於佃戶的負擔答客問

社會升降與政治治亂

蘇俄旅行記（十七）

編輯後記

第一六九號

向計畫黃河治本辦法者進一言

論吾國幣制之改革

社會之梯

進步的四川

蘇俄旅行記（十七）（續）

編輯後記

第一七〇號

國聯的抬頭

政制與群衆

救救中學生

黑主宰

守愚

葉公超

陳之邁

吳景超

李樹青

丁文江

編者

旭生

守愚

李樹青

陳銓

丁文江

編者

胡適

劉博崑

衡哲

壽生

編輯後記

適之

中立問題與國際和平

吳其玉

第一七一號

再為說明指新建設的意思

君達

海濱半日談（紀念田中王將軍）

胡適

訓政應該結束了

羅隆基

第一七四號

適之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

胡適

國聯與中國

孟真

黑主宰（續）

壽生

閻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吳景超

編輯後記

適之

文化——武化

熊偉

第一七二號

再記國聯的抬頭

胡適

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

吳俊升

中央大學遷校問題

張其昀

蘇俄旅行記（十八）高加索斯

適之

雙十節應如何紀念

海鳴

第一七五號

適之

留學日本的面面觀

向愚

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

陳之邁

蘇聯的教育

邵德潤

耕者有其田嗎？

吳世昌

一件國際間的善舉

胡道維

論地主的担負

吳景超

編輯後記

適之

歐洲國際紛擾之原因

王化成

第一七三號

政治與人事

陳之邁

編輯後記

編者

論改良黨務工作

賀嶽僧

蘇俄旅行記（十九）

丁文江

建國的力量

顧毓琇

自從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開始討論建國問題以來，當代愛國之士，或者主張獨裁，或者擁護民主，或者提議訓政可以結束，或者倡言耕者應有其地。本文作者對於獨裁民主素來沒有研究，訓政問題，土地問題，亦未曾參加討論，現在所提出的力量問題，祇是本人所認為目前中國比較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否有當，還請高明指教。

(一) 建國的力量問題

建國必定要有力量，這是誰都承認的。力量不祇指武力，組織力，創造力，生活的知識，愛國的精神，都是力量。一個國家的力量，乃指全國人民謀生存圖上進的總力量而言。一個面積比較小人口比較少的國家，倘若人人都能培養他的力量，而且向着同一個方向努力，那麼根據力學的原則，這個國家的力量便等於各人力量的總和，當然是很可觀的。反過來說，另外一個國家面積雖然大，人口雖然多，但是力量沒有培養，不能集中亦不能齊一，那麼這個龐然大國的總力量或者並不見大。由此可知：

一、人的力量要培養，

二、力量的方向要相同，
乃是現代國家的根本問題。

提到現代國家，我們自然聯想到現代化的問題。現代化是什麼？簡單說，也可以說是增加力量的問題。假使一個人的體力算是一個單位，三千萬人只有三千萬單位的體力。但在現代機器發明以後，我們利用天然的力量，可以得到各式各樣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普通雖然以馬力計算，但我們這裏亦不妨改以人力計算。假使這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每人平均可利用機器一百馬力或約略折合二百人力，那麼這個國家的機器力便有六十萬萬單位。倘若另外一個國家有三萬萬人，而每人平均利用的機器不過一馬力或合二人力，那麼連機器帶人力還不到十萬萬單位。所以，一個人數多十倍的國家，或者力量反而小幾倍，乃是完全可能的。

或者有人說，這個三萬萬人的大國，倘若抽出三千萬人來利用機器，豈不就夠了麼？這個却還未必見得，因為以三千萬人現代化的生產來供給三萬萬人現代化的消費，

比那以三千萬人的生產供給三千萬人的消費吃虧得多。譬如兩個家庭，一家五口，一家兩口，而兩家都是兩個人在外做工，那五口之家當然經濟比較困難了。又況在非常的時期，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單位更是重要。所以個個人的力量要培養的原則，乃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不能顧忌力量的方向或者不易齊一而忽略培養力量，我們不應該藉口小部分特殊力量的方向不齊一而阻止培養力量。力量的培養是需要長時間的，而方向的齊一問題乃是經短時間的號召而可以達到的。倘若力量不早培養，或者培養而不普遍，而不知道用現代化的方法去增加，那麼一旦有事的時候，雖然舉國一致，亦是力不從心，後悔嫌遲了。

假使一個國家只注重少數人的培養，那是錯誤。就以軍事而言，假使一個國家只注重正式軍隊的訓練，將來大規模戰爭的時候，必致缺少人的補充。我們通常聽見許多人憂慮物的補充，而對於人的補充比較不注意，那恐怕是一個很大的疏忽。上面所說三千萬人的國家假定一千五百萬的壯丁都可以作戰，而那三萬萬人的國家每年化了極大的軍費只能維持三百萬的正式軍隊，那麼勝敗之數，就不必細捉摸了。又況那龐然大國，因為維持了三百萬的正式軍

隊，大部軍費用在給養上面，而戰鬪利器問題反而無力謀根本的解決，即使兩國現代化的程度相等，亦是要失敗的。

怎樣可以使得力量的方向齊一呢？這似乎是一個繁難的問題。但是我們的政府，倘若以人民的幸福同民族的生存為前提，我們相信全國各方面的設施，自然都會向着一個方向前進。以對內而論，假使各省市的政府，都能指導民衆，增加生產技能，改良生活狀況，那麼力量不但可以增多，而方向亦是齊一的。以對外而論，假使各省市的政府，都能訓練民衆，灌輸愛國思想，增加自衛力量，那麼在民族鬪爭的時候，全國力量的總和，亦就不折不扣地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了。

退一步說，即使力量培養以後，在平常時候或者各部分略有參差，但在非常局面之下，經負責領袖的號召，不難立刻得到齊一的方向。歷史將要告訴我們，到那時候只愁力量不夠，不愁方向不齊。外患如此，內憂亦如此。經濟困難的時候，大家原可以節衣縮食。國家危亡的時候，大家原可以拚命流血。我們只怕平時的指導無方，我們只愁短期的訓練不足。我們只嫌自己沒有力量，而許多別人亦都沒有力量的準備。我們只恨力量沒有培養，沒有增加

總起來說，我們需要最大的力量來建國。我們要個人強有力，個人現代化。個人現代化而強有力以後，我們希望大家齊一意志，集中力量，向着同一個方向努力。

(二) 力量是先決問題

說明了力量問題的重要性以後，我們願意提出幾個時下的其他問題來比較討論。

先談訓政問題。有些人認為訓政結束問題，乃是目前救國大計的重要問題，因為訓政結束以後，黨外的同志可以積極參加政府的工作，全國的意志齊一了，全國的力量集中了，豈非是有大大的好處麼？但是，我們願意提出來問：假使黨外的賢明，都趕到南京去救國，中國的問題便解決了麼？即使力量增加了，增加的數量試問有多少？我們應當認清楚：知識階級都做了官，並不足以解除中國目前的困難。所以結束訓政，只是開放政權於一班知識階級，同老百姓的關係很少，而於整個國家的力量，亦不見得有極大的增加。

我們需要最大的力量，而這最大的力量乃是由訓練全體人民培養全體人民而得來的。假使訓政不訓政只是誰掌

政權的問題，結束不結束同大多數人民實在沒有多大關係，尤其在現在經濟破產，國家危急的時候。假使訓政的工人，乃是增加人民組織的力量，生產的力量，建設的力量，自衛的力量，那麼我們正應當切實去做。所以，敷衍粉飾的訓政，雖然到了末路，勵精圖治的訓政，却要從頭做起。

這種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訓政工作，誰來做都可以，只要自命為訓政的人，肯站在奮鬥的最前線上。具體來說，誰要帶兵，誰使應富身先士卒。誰要來領導民衆，訓練民衆，除了他應有的知識和技能以外，他便應該同民衆真正站在一條戰線上——不論那戰線是不是真正的火線。

次談土地問題。有些人認為土地問題解決以後，民衆方可以愛護鄉土，保衛鄉土。這種功利主義的看法，或者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們試問：倘若一個農民只有三四十畝地，那麼他所願意保護的鄉土，我們是否希望限於他自己的範圍以內？倘若我們更進而希望他們保衛全區全縣，乃至全省全國，那麼社會意識同國家觀念的培養，或者要比那三四十畝地的主權移轉問題更為重要。社會意識同國家觀念乃是可以教育的力量和團體的訓練來養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土地問題同保衛國家並不一定有前因後果的關

係。

我們並不輕視土地問題，我們只是願意指出民衆力量的培養和訓練，不必一定要等到土地問題解決以後。進一步說，民衆因受訓練而增加自衛和生產能力以後，一方面治安無虞，節省軍費便可以減輕田賦，一方面出產增加，改善經濟便可以安定生活。這樣開源節流，雙方並顧，耕者先有了飯吃，再由佃戶進而爲自耕農，豈不很自然麼？

還有，從整個國家的立場看，我們先要保住土地，纔能談到分配。所以我們以爲無論地主，佃戶，自耕農，都應該趕緊一同受訓練，培養好力量，來保護整個的土地。他們應當同站在一條戰線上。他們共同的責任是保衛整個的土地，不必忙着計較這一塊或是那一塊，誰有地或是誰沒有。倘若有地的人肯擔當國民應盡的責任，種地的人亦不會袖手旁觀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力量，有了力量纔能保住土地，有了土地纔能談分配。

再談獨裁和民主問題。我們以爲無論獨裁或民主的成功，總要國家先站得住。國家要站得住，我們必須有最大的力量做後盾。訓練少數的軍隊是不夠的，訓練大多數的民衆纔有偉大的力量。無論獨裁或是民主，都要以人民的幸福同民族的生存做前提，而後大眾的力量纔可以爲國家

所用。但是大眾的力量必須要先加以培養，而這培養的工作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期。有了力量纔能建國，能建國方始國家可以站得住。倘若不從根本上着想，獨裁民主，都沒有力量做後盾，即使有傑出的領袖，亦必致於英雄無用武之地。

倘若我們承認力量是先決問題，我們便應該努力培養力量，增加力量。凡是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工作，我們便認爲是建國的工作。在這個同一目標之下，我們不必過於希望整齊劃一。只要大致的方向相同，不妨分頭猛進。例如有些地方辦民團，有些地方辦保甲，只要都在訓練民衆，促進自衛，不妨各自先做初步的工作。即使有些省分實驗土地村有，有些省分試行耕者有其田（假定說照吳景超先生的辦法），只要都能救濟農村，增加生產，亦不妨各自定期試驗。甚至於有些地方實行軍權政治（如勦匪區域），有些地方增設政治機構（如西南部分），只要能於培養國家力量上有益，我們亦不妨犧牲外觀的不整齊，以求內在的力量增加。

上面已經說過，我們要先培養全國的力量，然後再求力量的齊一與集中。我們的立場是整個國家的，我們要有最大的力量，我們要一同站在一條戰線上。

總起來說，我們認為建國要有力量，力量問題乃是先決問題。倘若我們公認力量問題是先決問題，那麼許多次要的問題或者便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我們要做了第一步再做第二步。大家走第一步的時候先來爭論第二步怎樣走法，似乎有點妄費精力。

國民黨未失錦標隊資格

李 樸 生

我們倘若能認定了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目標切實做去，我們敢說中國建國的前途，便有成功的希望，而目前對外的容忍，對內的寬大，又何嘗不是救亡圖存的上策呢！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近來關於政制問題，時賢討論的很有好幾種不同的主張，而大別則為兩類：

(一)主張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即是結束訓政，實行憲政；

(二)主張仍由國民黨專政，而

(1)儘量容納黨外的人才；

(2)國民黨各派，作公開的選舉競爭；

(3)行政組織要單簡化，效率化；

我個人是贊同第(二)類的。我以為這幾年來的國難嚴重，誠然國民黨不能卸其責任；但我們假設不是國民黨當國，是國民黨以外的政治集團，政客，或所謂『好人』當國，遭遇這樣複雜兇惡的國難，我不相信他們的應付一定會

比國民黨好。民國十六年以前，不是國民黨當國，我們對於當日當局的內政外交辦理情形，平心而論可以說比國民黨好麼？二十一條條件的欣然同意，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老實說：國民黨在國內的政治集團中，確是錦標隊！他從廣東一隅之地，掃盪長江黃河的軍事集團，掃盪依附長江黃河的軍事集團的政客官僚，而建立他的政權。建立政權的時候，因黨外的反抗，黨內的爭奪，三四年的不安定，是很難幸免的階段。建立政權的時候，容或有若干人不擇手段，而致不免于流弊頗大，有若干人得意忘形，目光短小而致于墮落，腐化，為國民黨羞的。但是這些都不足為害，我們看兩三年來當局的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如剿匪軍事之進步，各種政治，經濟之建設，都比較以前任

何政治集團當國的成績爲優，可見國民黨錦標隊的資格，還沒有失掉。若拿東北淪亡，經濟恐慌，農村破產來加上國民黨的眼內，我們敢問：國民黨外的軍事長官，誰能像上海，長城打仗打得比國民黨的軍隊好？國民黨外的財政

專家，誰能有比國民黨應付世界恐慌，購銀政策更高明的辦法？我不相信反對國民黨的人敢挺身自任曰：『讓我來便有很有把握的辦法。』在全國運動會得了錦標的選手，不一定能在遠東運動會勝過日本。如果那些在全國運動會落選的選手，對於錦標隊不能戰勝日本，再奪錦標，便學了日本人的口氣和態度來譏笑國民黨錦標隊，如何能夠令錦標隊服氣？就使你是一個體育批評家，你也應知道在我國文化進步的遲滯，一切水準都比不上人家的時候，責備國民黨錦標隊要在遠東運動會打破日本的記錄，這也不合公道。自然，在錦標隊的隊員也許其中有一部份精神技術

不能與時俱進，而隊外也許有後起之秀，可以代換，則錦標隊自願意把他或他們吸收過來或與合作。然而你不能因此便說：錦標隊應該把錦標放棄了。這些道理，本來很簡單，而好些提筆來寫政論的先生們却來攻擊國民黨，要國民黨把政權交出來。即使國民黨願意交出來，你們沒有經過實際的競賽，代表的單位也沒有清楚，誰有資格來領取

呢？若是我們要在這時候再開一個全國政治運動大會，誰能夠担任裁判長？共產黨參加准不准？結果恐怕要自己打架起來，又來一次流血，把幾年來艱難辛苦做成一個像樣的統一局面也保持不了。這如何是一個好的辦法？

然而國民黨經過這幾年來痛切的教訓，也應該覺悟全國運動會的錦標之取得是不足以壓國民之望的，得放開眼界去參加國際競技。參加國際競技自然不比國內容易得到勝利，非得忍辱苦練不可。日本的足球隊，自遠東運動會而來，原是我們的手下敗將，然而他能夠苦練。一次失敗，苦練，再來！二次失敗，苦練，再來！……卒之趕上我們了。所以我們目前也不應因爲一次兩次的失敗而灰心，失了自信的勇氣。我們要埋頭苦練，趕上去！在苦練當中，我們要時時檢閱我們的集團，旺盛他的新陳代謝作用。

明朝末年，熊廷弼描寫殘兵，募兵的情形如繪：

(一)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歸錢乙；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

(二)募兵——傭徒廝役，遊食無賴之徒，豈能慣熟

弓馬？豈能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暮即投之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月餉，朝即投之河西。點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

我們不知國民黨裏有沒有這樣子的殘黨募黨？假如有的話，則國民黨的縣執行委員，省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什之七八是空頭司令。國民黨的基礎虛弱如此，以較意，德的法西斯諦，蘇俄的共產黨，相差尙遠，而依據着若干靠領袖吃飯的部屬或親戚來擁護，來公開競爭，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陳之邁先生主張黨內各派公開競爭選舉，也嫌過早。國民黨現在只有在兩個巨頭協商之下，解決政局。這是事實造成的結果。所以我對於政制問題所希望的只是在黨民主集權指揮之下，做到輕而易舉的行政組織的單簡化與效率化。因此大公報載六中全會將會討論到結束訓政實施憲法問題，我很覺得奇異。我不知道我國內現在已經夠實施憲法條件是些什麼？我們也曾看過中央頒布了好幾次憲法，而我們的國利民福還沒有進步。憲法不是一度靈符，念念便有富國強兵的效果。自然，若是憲法頒布，實行憲政，我可以由一個阿斗一躍而揚眉吐氣，我不是奴隸性成，如何不歡喜？不過若只把招牌換一換，名異實

同，我則不能贊同。我總覺得現在對國民黨攻擊的人們，彷彿宋朝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自號正人君子對王安石的新政一樣態度，不講實際，不肯合作，而專恃一種固執的感情，利用弱點來攻擊，破壞。結果王安石倒了，就是宋朝的好處嗎？就是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正人君子的勝利嗎？我以為我們何必去爭空招牌，去給敵人增氣焰？

有人以為國民黨這次的憲政新花樣，也許感于目前的僵局不好辦，不能不借此一新耳目，換換空氣。或其中某一派想借這個題目，吸收黨外一部份『憲政派』的同情，以助自己的聲勢。我們以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換掛空招牌，終是沒有用處的。試看五院掛的招牌，有什麼好結果？國難會議開過，有什麼好結果？倒是這兩三年來不作聲，埋頭苦幹出來的實績，得賢明的人士同情，老百姓也得些好處。例如蔣廷黻，丁文江，何廉先生等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問題，真值得國民黨集中精力來解決。我們不務在這些與人民生活最關切的地方做功夫，却費精神于空招牌的爭執，實是看錯了題目。

胡適之先生說：『今日需要團結的是全國的人心，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老頭子，也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私人派系。』這是很對的。誠如陳之邁先生所說，開放政權不足

以收拾人心，三五組的私人派系的合作，却是一種方便。如果幸而由此漸漸擴充合作的範圍，而全國人心便能團結

，我們應該念多少句阿彌陀佛！

十月二十五日于南京

憲政可以開始了嗎？

許持平

近來各方面又喊出了「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呼聲。這自然是對內對外局面不能開展的情形下想找出路的表示，其動機原是無可非議。然而平心靜氣地視察一下中國目前的情形，却實在不能不懷疑於「實施憲政」之是否為唯一的救國良藥。

很明顯的，最近一般憲政論者的出發點幾乎全是消極的。換一句話說，他們祇是因為眼見幾年來所謂訓政不會獲得顯著的成績，因此發生了反感，才來主張憲政的，却並不是因為對於憲政的實施有了把握，對於憲政之有裨當前的局面有了確信，而來主張憲政。因此，他們的主張，在消極方面雖或不無理由，在積極方面，却不能不說是脆弱之至了。

作者承認過去幾年來的訓政誠然給人以太大的失望。所得的成績，離開孫中山先生所定的標準，不知有多遠。在這訓政按照規定應該滿期的時候，一個起碼的國家統一

，還無法維持，一點地方自治的起碼條件，都還不曾完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於訓政成功的可能與否發生疑問，自然是在情理之中；而連帶以國家局面之破碎到今天的地步歸咎於訓政，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這種論斷是正確的吗？國民黨多數幹部的墮落，國民黨對於訓政不曾盡了它應盡的力量，這是無可否認的。而訓政之至今不能完成，這種墮落和懈怠，自然該負一部分責任。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却是外敵的侵凌，世界經濟衰落的波動，——姑置天災的流行和匪禍的蔓延不說。它們拉住了訓政的步伐，使整個國家無從走上進步的道路。它們是訓政不能完成的原因，却不能說訓政造成了它們。如果暫時丟開責任問題而來單純地觀察事實，我想誰也得承認這話的。

其實，就使沒有上述人力和環境的原因，訓政也不是在短短幾年裏面所能完成的。這樣龐大而複雜的國家，具

有這樣深遠的傳統的病根，人民是這種缺少政治的素養，生產技術和組織是這樣的落後，要想在幾年裏面，完成這樣一件改造歷史的事業，本來是屬於奢望。國民黨之定訓政時期為六年，實在是不認清事實，不認清自己力量而錯簽了支票；到今天不能兌現，原是意料中事。平心說一句，訓政要不是有二三十年確確實實有計劃的努力，是很難望成功的。在整個國家的歷史上，二三十年的工夫，本算不了很多。我們似乎不應當因為五六年來訓政的失敗，便斷言訓政沒有成功的可能了。

過去幾年中訓政所遭遇的困難，其實不僅不足以作為「結束訓政」的理由，反而說明了「開始憲政」將會遭遇更大的困難。很顯然的，軍政，訓政，憲政，乃是整個建國過程中不可分離不可顛倒的三個步驟。沒有人能夠捨棄了其中那一個步驟，以求便捷的成功。這原是人民的精神能力和國家的客觀環境所限，不可絲毫勉強的。就作者個人的觀察，我們簡直可以說目前訓政之不能成功，一部分原因還是在於軍政不曾好好地完成，便求急功近利，宣布了訓政的開始。不要說在十八年當時，就是到了今天，又有誰能否認國家大部分地方實際還在軍政時期，實際還需要軍政的繼續呢？前車可鑒，我們又怎能在這訓政尚未真

正開始了的時候，便想躍等而過，實施憲政？

今日的憲政論者最大的缺點，是對於實施憲政的困難有意無意地予以忽視。他們把實施憲政看做一件簡單的儀式，以為祇要白紙黑字的憲法一公布，國民黨一聲宣言放棄政權，中國便成為憲政的國家了。至於人民救死求生之不懈，人民智識能力的低落，社會組織之鬆弛，似乎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所以胡適之先生會說，「憲法草案裏規定的人民四年或兩年一次的選舉……比起現在各地黨員推舉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來，也不見得繁雜許多吧。」「可是我想如果胡先生能夠再比較仔細地想一下，也一定會對於這個比較啞然失笑的。

我們不妨假定今年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的結果，竟決定了結束訓政，公布了憲法，並且放棄了政權。然而我們能得到什麼呢？我們能想像全國各縣的自治組織都能在短時期內健全地成立起來，運用起來嗎？我們能担保各縣人民在選舉國民代表的時候，不致於不會寫被選舉人或他們自己的名字嗎？我們能夠預言貪污土劣之不操縱把持地方自治組織嗎？類乎組織東亞經濟協會并且發表了日本式宣言的名流們，會不起來組織個把政黨玩玩嗎？我們又能担保他們的政黨不會有一天握上政權，少數伏着的軍閥

們，我們能担保他們不乘機活動活動，連這僅有的不完全的統一局面也給砸壞了嗎？我們是實行過憲政的，然而經驗却告訴我們，沒有相當基礎的憲政，不僅對於國家沒有幫助，而且會造成國家無政府的局面。

其實，實施憲政之需要準備，需要訓練，是無可否認的。胡適之先生不也以爲憲政不是一跳就可完成的嗎？不過胡先生是主張拿憲政本身來訓練人民，而國民黨則是主張拿訓政的方式來訓練人民。胡先生認爲要一縣人民選舉個把國民代表，是簡單不過的事情，是憲政的起碼方式，人民在這種簡單的政治下受訓練，可以自然地完成憲政。可是依作者看來，則一縣而能好好選舉出一個國民代表來，簡直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必須有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民

和組織較爲嚴密的社會才行。祇要做到了這一步，憲政簡直快完成了，豈還須準備？還須訓練？而訓政之所以必要，實在也就在求做到這一步。從目前的情形要走到一縣人民能選出國民代表的境界，相差還遠得很，而這很遠的距離，也不是一跳就可越過的。

所以目前的問題的癥結，實在並不在乎訓政應該結束與否，憲政應該開始與否的理論問題，而是在於怎樣開始真正的訓政，怎樣有效地推進訓政的事實問題。在這一點上，國民黨應當從此以極大的決心，來完成這艱苦的功業，爲這國家找一條靠得住的出路。如果現在的國民黨願意自棄，那末一定有，而且也應當有另一些人來代盡這一份責任的。

國民黨與國民黨黨員

蔣廷黻

當民國初年，國人談政治者以共和政體爲既定事實，

所爭者在乎學美或學法，行總統制或內閣制。由現在的人看起來，袁項城時代的中國不過民國其名，實則專制，傳統的舊式專制。項城以後，直到國民黨北伐，這個民國簡直是江河日下的，愈演愈不像個民國，愈學西洋愈不像西

洋。那十五年的中華民國連同他所產生的屢版憲法和國會，除少數書癡外，沒有人不把牠們當作滑稽劇看。軍閥及政客拿這套來作掩目的塵土；文人拿這套來弄筆墨；同時老百姓們因爲這套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和財產。千百年以後，歷史家恐怕不能不把這時代的主要角色都貶爲民族